

我自幼便是外婆帶大的。那時的家境仍不算富裕，外婆總是掰着手指頭數錢，精打細算的把每一分錢花在刀刃上，可她從不吝嗇對我的愛。她常變着法子去做不同的菜，配料相似味道却不相同。她常給我煮肉餅湯，口味適中的肉餅湯，只有清淡的湯和鮮味的豬肉餅，卻能讓我吃下一大碗飯。有時更會油炸兩個大雞腿給我，看着我吃得滿嘴油膩，她亦滿足的笑了。外婆十分珍惜一針一線，每年臨近冬天時，她就翻出去年給我織的毛衣，怕我今年長高了不合身，就拆了重新織過。又怕新加上的毛線與先前的搭配着不好看，便變着花樣的給我加圖案。她就那樣織着毛衣，坐在木板檯上，金燦燦的陽光照着她，專心致志的重複着交插針線的動作，織錯了便拆了重新織，並不氣餒，就這樣重複了一千次，一萬次，織進了慈愛，織就了為我禦寒的毛衣。我有時會拿着塑膠檯，坐在她的身邊寫作業，心裏總是暖洋洋的。

當我再一次回到家鄉時，外婆卻被禁錮在那小小的一方土地裏，我在這頭嗚咽，她卻在那頭永久的沉睡。那雙溫暖的手，布滿皺紋和老繭的手，不會再為我做飯，不會再為我織毛衣，亦不會再次擁抱我，那是一雙冰冷的手，安然地擺在身體兩側，她安然地躺在那四方的黑盒子裏。外婆曾給我五角錢，我買回了兩條白白胖胖的蠶，養在鞋盒裏。我每天採摘桑葉給它們，看着它們一口一口地啃食着，我期待着它們能早日結繭，變成蝴蝶。可它們卻變成了一推別人鞋底的污漬，我知道朋友是無意的，但仍為蠶寶寶的逝去而悲傷，在小道上用黃土掩埋它，又用雪糕棍為它立碑。那時我認識了死亡，可至親之人的死亡帶來的沖擊遠超於此。我不能像埋葬蠶寶寶一樣埋葬了外婆，又不能用雪糕棍為她立碑。我帶着腫脹的雙眼，看着相框中黑白的照片，看着四方木盒放入坑中，看着泥土將她掩埋，剩下的只有一座小山丘和一塊笨重墓碑。我不知如何掩埋我的悲傷，外婆只能永遠存在於我的記憶，和這沉重的石碑中。

我還清晰記得離開她的那一刻，我坐在出租車上透過那一塊有污漬的玻璃望着她。隨着出租車的遠去，她緩慢地走了幾步，用手擦去溢出的淚水，滿心滿眼的不捨，時至今日仍讓我痛哭流涕。出租車開得越來越遠，她逐漸變小直至消失在我的視線中，後來我搭上飛機，與她相隔千萬里，我是如此思念她。她依舊會給我織毛衣，即使已不清楚我的尺寸，就估算着今年該長了多高。她知道端午將近，又托母親給我送來了很多肉糰子。家鄉的味道更是勾起了我濃厚的鄉愁，我答允今年一定回去，在這之前，外婆已離我遠去，我一直都是個無神論者，卻期待她能夠上天堂，或是轉世投胎去富有的家庭，不再被金錢為難。

我從未想到一次普通的離別會導致我們分隔陰陽，此後不能再見。對於她的親情，我不敢忘卻。我明白生命如蜉蝣，明白死亡總是如影隨形，明白一旦逝去無法追回。作為成長的代價，這一次離別，我會記上一輩子。

*評語：真情流露，感人至深。*